尊敬的王开岭老师：

您好！

我是您的一位读者。

喜欢您的散文集《每个故乡都在消逝》。

居住在繁复杂乱的大城市，面对喧嚣与沉重的生活，人们仅能从些许细微之处体会美好。我深感幸运，因我生长在一个悠悠的小镇。

您曾说，“（耳朵）最想念的房客，一是寂静，一是音乐。”十分喜欢。

夜，每每走过灯火通明的街道，耳膜总会被响彻夜空的歌曲震得生疼，视觉也疲惫不堪。夜非夜，乐非乐。会分外期待有一方清静的乐土。

诗词书本印象中的江南水乡淡雅，明丽，隽永。我虽生于这里，却几乎不曾领略过她的风光。我所见她，喧闹，俗气，浮夸。

乡下尚好。仍有浅浅的不知尽头的水流 ，丛丛恣意生长的矮木。蟋蟀、蝈蝈等的精灵虽不多见，而幸运之时仍可逮到呆呆的三两只。

愈往城中行，愈觉无力。放眼望去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。小区名一个更比一个动听，楼房一栋更比一栋壮大、高耸、醒目。本该辽阔的视野总被生生截断。 所见星星点点的绿意无不是道旁修剪得整齐划一的香樟。

这是否就是发展的代价？

人们愈发重视外在的光鲜亮丽，也就愈发忽视了内心的贫瘠。

曾经土地闲置，野草想怎么长就怎么长，野花想何时开就何时开，虫儿想在哪安家就在哪安家，孩子想撒腿奔向哪里就奔向哪里。这一切，都是生命与野性的美。后来有开发商介入。有地，便开发。混凝土、柏油倾注而下，埋葬了那千万生灵，也埋葬了人们敏锐、清灵的心灵。又或是拆迁。庞大的机器轰鸣，推翻了破旧的瓦屋，同时也推翻了一代人的记忆，一代人的故乡，一代人的历史。

承载着世纪的老巷、古屋，曾经被放肆破坏。随意涂鸦、推倒重建、开设商铺……未有丝毫在意。后来被赋予了文化遗产等的称号，游人纷涌而至。修建围墙，售卖门票，我以为，这才是对它们最大的亵渎，是人们最大的可悲之处。

读到您的书，方才更多地看到人、社会与自然，方才唤起自己内心对于自然的真情。感激。

此致

敬礼

洛阳初级中学八（1）班 吴欣妍

2015年6月7日